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（四十六）

作者：陈勇



泗水文庙供奉的瓦希德像

在镇政府外的广场一角，一位农妇正在售卖鲜花，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摆放在她的面前，蔚为壮观。让我最为惊喜的是，农妇的身前堆着三大捆万寿菊，橘红和金黄两种颜色交相辉映，十分惹眼。这两种颜色的万寿菊是墨西哥每年十一月二日亡灵节最常见的花卉。亡灵节与中国的清明节很相似，都是为了向逝去的亲人寄托哀思。这一天，每家每户都要设立一个临时祭坛，点上蜡烛，摆上水果和食品，然后在祭坛四周上下都洒满红黄两色的万寿菊花瓣，气氛庄重肃穆。每当亡灵节到来的前几天，贩卖万寿菊的商贩就在集市上堆满了花卉待价而沽，有的还到大街小巷流动兜售。眼前这位印尼农妇成捆售卖万寿菊，看来也

是因为某个特殊日子的缘故吧，我这样猜测。

从双胶汉到拉森有几个小时的车程，沿途大都是平原，满眼尽是碧绿的水稻田。从普沃达迪（Purwodadi）到维诺萨里（Wirosari），再到昆都兰（Kunduran），每经过一个城市或小镇，我们都要停下来，因为林平安父子的客户遍布周围的城镇，他们要把印刷品送到客户那里。在一个叫做布洛拉（Blora）的小城市，我们还顺道拜访了当地的孔教礼堂，道亲们热情地招待我们吃午饭。跟许多地方一样，布洛拉的孔教礼堂坐落在市中心的福德庙内，宽敞的院子里点缀着几棵参天巨树，其中一棵像是榕树，尤其高大茂盛，枝叶婆娑，浓荫蔽日，从远远的

地方就能望见，整个福德庙也好像沾染了这棵大树的灵气。不过，这里的十多个道亲都垂垂老矣，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。林平安先生说，三十多年间，一直是这一群人在维持这里的孔教礼堂，年轻人都流失给了基督教和天主教，如今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其实，岂止布洛拉，整个印尼孔教都面临年轻人流失的问题，其中尤以井里汶、北加浪岸和布洛拉的情况较为严峻。徐再英学师就是在布洛拉出生长大的，现在他的弟弟还住在这里，也是孔教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

离开布洛拉不久，我们就抵达了拉森市，一座位于海滨的美丽小城。算起来，从双胶汉到拉森的距离并不遥远，但我们走走停停，最后竟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。不过，跟着林平安父子沿途送货，我有幸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，对印尼华人的生存状况有了更直观的印象。孔教书院是由一位叫张裕后的企业家慷慨捐资一百万美元修建的，但

他本人行事低调，不愿把自己放在书院的董事会名单上。他的太太吕秋花女士（Lucia Herawati）在教内的职务是文师，同时身任中爪哇省孔教理事会主席，还将出任孔教书院董事会主席。我到拉森的目的，就是想看看孔教书院的进展情况。印尼孔教终于就要有一所自己的最高学府，我感到由衷的兴奋，也备受鼓舞。根据孔教总会的安排，我在拉森停留期间，就借宿在张裕后和吕秋花夫妇的家。两人都不能说中文或英文，他们的女儿荷妮（Henny Irawan）就充当翻译。荷妮曾经在广州留学三年，能说流利的中文。拉森有一座中国援建的火电厂，厂里常年派驻有十多位中国工程师，像这样的中国工厂在印尼其他地方还有好几处。荷妮正好学有所用，一直在火电厂做翻译。

晚饭过后，我们就着夜色，到还在修建中的孔教书院随便看看。张裕后先生做事非常严谨细致，每天都要到建筑工地几次，审视工程进度和质量。整个建筑已经初具规模，现

在正处在室内装修和场地平整的阶段。夜色已晚，几个爪哇族工人仍在灯光下忙碌着，我仿佛见到了国内建筑工地在夜色下的热火朝天的场景。张先生说，建筑工程是外包给了建筑商的，这些工人受建筑商雇佣，晚上加班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。孔教书院建在拉森市郊的一片农田中，紧靠连接中爪哇和东爪哇的海岸公路，校园前边隔着公路的那一边就是浩瀚的大海，依稀传来潮涨潮落的声音。可以看得出，张裕后先生目前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事业，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书院的建设上。再过半年，书院就可建成，届时将由现住在梭罗的林两仪学师（Oesman Arif）出任校长，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，张先生则退居二线。我由衷赞叹其为印尼孔教发展做出的无私奉献，也殷切希望能有更多认同儒家价值的企业家像张先生一样挺身而出，为孔教在印尼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未完待续